

名报副刊精华 大家小品荟萃

百年 无废纸

BAI NIAN WU FEI ZHI

启迪心灵、陶冶性情，引导读者在嘈杂、浮躁、快节奏的生活中为心灵寻找一个『诗意的栖居地』

铁凝 余秋雨 余光中 王蒙等著
沙丘 宋安娜 选编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百年

BAI NIAN
WU FEI ZHI

无废纸

铁凝
沙丘

余秋雨
宋安娜

余光中
选编

王蒙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无废纸 / 沙丘, 宋安娜选编.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80225-675-0

I. 百… II. ①沙… ②宋… III. 小品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2400 号

百年无废纸

沙 丘 宋安娜 选编

铁 凝 余秋雨 余光中 王 蒙 等著

责任编辑: 吴 超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设计 · 邱特聪 [yp2010@yahoo.cn]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10 千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一版 200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675-0

定 价: 30.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目 录

生活·人物

我对黑暗的柔情	迟子建 / 3
丹青祭	韩静霆 / 6
感谢你的腰	毕淑敏 / 9
好美好美	林青霞 / 11
梦魂萦绕	徐祁莲 / 14
被虚拟的行程	熊育群 / 17
大学在何处	潘心愉 / 22
阳光的味道	张凤奇 / 24
盘中之物	查一路 / 26
穿弄堂	徐锦江 / 28
遇堵车拐进故宫	罗文华 / 30
谁把霜扑醉	黄宗英 / 32
另一个世界的话语	乔 叶 / 34
我送父亲进养老院	邵衡宁 / 36
一棵葫芦爬过墙	吴德欣 / 39
陶醉的鸭儿看	张承志 / 41

郊区的鸟叫得早	彭瑞高 / 44
艳遇	裘山山 / 46
依偎——重庆街景	黄济人 / 49
依然柔媚	王 甜 / 51
当年赶集	介子平 / 53
童年的萤火虫	金翠华 / 56
思念在土布上流动	耿 翔 / 59
水色	美 蓝 / 61
草恋	张峻屹 / 63
雪花的重量	白 桦 / 66
听唢呐的黑熊	赵青林 / 68
托翁的动手能力（外一篇）	蒋子龙 / 70
合璧	赵丽宏 / 73
新年试笔“文老弟”	冯骥才 / 75
凤子是谁，或问湖水	黄宗江 / 78
坐在抽水马桶上接待客人的大师	曹 旭 / 80
柏杨回家	王剑冰 / 82
山川与岁月的惊叹	伍立杨 / 84
‘08 尴尬风流第一号	王 蒙 / 89
长在绣花鞋里的花	王宗仁 / 94
枇杷	朱千华 / 96
盲眼看世界	杜 平 / 98

风情·世态

备好麻秸待踩岁	刘心武 / 105
过年逛厂甸	肖复兴 / 108
马镫、马靴与旗袍	谢友鄞 / 111
环绕乡村的树	任崇喜 / 113
奶茶在草原才悠长	阿 西 / 115
布谷，布谷	郭 敏 / 117
在春天里观察两只鸟	峻 峰 / 119
胭脂河边的杏花	缪远熙 / 121
淑女与城市	钱定平 / 124

巾色旖旎	阿 果 / 127
花样美靴	吴 毓 / 129
花露重，草烟低	淳 子 / 131
关于吃的意识流	蒋 巍 / 133
圈子的生与灭	王国华 / 135
文学是灯	铁 凝 / 137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之八）	王安忆 / 143
书香	余光中 / 146
历历前尘字字红	周汝昌 / 148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黄苗子 / 151
以十年为起点	余秋雨 / 154
好一朵茉莉花	陈四益 / 157
好皇上，赖皇上	吴若增 / 160
神性	曹文轩 / 163
静的等级（外一篇）	赵鑫珊 / 165
享受安宁	陈 染 / 168
慢半拍	孙道荣 / 170
只有青山无古今	曾敏之 / 172
浮生四章	蓝 紫 / 174

山水·域外

老君台记	陈忠实 / 179
镜泊湖的黄昏	熊召政 / 182
在怀柔看山	王 千 / 184
孟府的花	孙继泉 / 186
沙漠雨	范若丁 / 189
春至桃花溪	彭雪开 / 191
水的古镇	贾建湘 / 193
真水假山话苏园	王尔龄 / 195
万年斋山遗址随想	陈世旭 / 197
温州的月光	谢 冕 / 200
流觞之水	朱以撒 / 202
九连山笔记	文 瑞 / 204

斯坦福面试经历	周志明 / 207
瑞典人的平凡	王重和 / 209
总统光临我们家	[加拿大] 石 贝 / 211
做客日本国会大厦	武宝生 / 213
日本人的“职人根性”	汪涌豪 / 215
东京的乌鸦	叶永烈 / 218
世界上被吻得最多的女孩	叶廷芳 / 220
月光记	刘庆邦 / 223
墓园花絮	柳 杰 / 226

逸致·闲情

闲雨轻敲鱼鳞瓦	钱续坤 / 231
水困曲桥	詹克明 / 233
雪韵——岁末情话	从维熙 / 236
冬天的睡	黄亚明 / 240
景语和情语	吴冠中 / 242
桌边的姑娘	陈 村 / 248
百年无废纸	邵燕祥 / 250
谈毛笔	钟叔河 / 253
养砚之乐	徐学平 / 256
说窗棂	曹正文 / 258
茶·咖啡和红酒	许思仿 / 260
给枯干的花浇水	陈丽伟 / 262
享受那无边的沉静	宋安娜 / 264
自在	秦绿枝 / 269
留几本书在窗台	翁秀美 / 271
读书有福	吴元栋 / 273
蛋炒饭	何立伟 / 275
包子	刘 齐 / 277
扁肉心结	朱 兵 / 280
烧饼之思	邱剑云 / 282
江南馄饨香	江志伟 / 285
鼎边糊的记忆	李建珍 / 287

江南的酱菜之类	陈思和 / 289
家乡的烩菜	茹喜斌 / 292
吃面窝品乡愁	罗国平 / 294
跋	296

生活・人物

| 我对黑暗的柔情 迟子建

我回到故乡时，已是晚秋的时令了。农人们在田地里起着土豆和白菜，采山的人还想在山林中做最后的淘金，他们身披落叶，寻觅着毛茸茸的蘑菇。小城的集市上，卖棉鞋棉帽的人多了起来，大兴安岭的冬天就要来了。

窗外的河坝下，草已枯了。夏季时繁星一般闪烁在河畔草滩上的野花，一朵都寻不见了。母亲侍弄的花圃，昨天还花团锦簇的，一夜的霜冻，就让它们腰肢摧折，花容失色。

大自然的花季过去了，而居室的花季还在。母亲摆在我书房南窗前的几盆花，有模有样地开着。蜜蜂在户外没有可采的花蜜了，当我开窗通风的时候，它们就飞进屋子，寻寻觅觅的。不知它们青睐的是金黄的秋菊，还是水红的灯笼花？

那天下午，我关窗的时候，忽然发现一只金色的蜜蜂。它蜷缩在窗棂下，好像采蜜采累了，正在甜睡。我想都没想，捉起它，欲把它放生。然而就在我扬起胳膊的那个瞬间，我左手的拇指忽然针刺般地剧痛，我意识到蜜蜂蛰了我，连忙把它搬到窗外。

蜜蜂走了，它留在我拇指上的，是一根蜂针。蜂针不长，很细，附着白色的絮状物，我把它拔了出来。我小的时候，不止一次被蜜蜂蛰过，记得有一次在北极村，我撞上马蜂窝，倾巢而出的马蜂蛰得我面部红肿，疼得我在炕上直

打滚。

别看这只蜜蜂了无生气的样子，它的能量实在是大。我的拇指顷刻间肿胀起来，而且疼痛难忍。我懊恼极了，蜜蜂一定以为我要致它于死地，才使出它的撒手锏。而蛰过了人的蜜蜂，会气绝身亡，即使我把它放到窗外，它也不会再飞翔，注定要化做尘埃了。我和它，两败俱伤。

我以为疼痛会像闪电一样消逝的，然而我错了。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到了晚饭的时候，我的拇指仍然锥心刺骨地疼。天刚黑，我便钻进被窝，想着进入梦乡了，就会忘记疼痛。然而辗转着熬到深夜，疼痛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像涨潮的海水一样，一浪高过一浪。我不得不从床上爬起，打开灯，察看伤处。我想蜜蜂留在我手指上的蜂针，一定毒素甚剧，而我拔蜂针时，并没有用镊子，大约拔得不彻底，于是拿出一根缝衣服的针，划了根火柴，简单地给它消了消毒，将针刺向痛处，企图挑出可能残存着的蜂针。针进到肉里去了，可是血却出不来，好像那块肉成了死肉，让我骇然。想到冷水可止痛，我便拔了针，进了洗手间，站在水龙头前，用冷水冲击拇指。这招儿倒是灵验，痛感减轻了不少，十几分钟后，我回到了床上。然而才躺下，刚刚缓解的疼痛又傲慢地抬起了头，没办法，我只得起来。病急乱投医，一会儿抹风油精，一会儿抹牙膏，一会儿又涂抗炎药膏，百般折腾，疼痛却仍如高山的雪莲一样，凛冽地开放。我泄气了，关上灯，拉开窗帘，求助于天。

已经是子夜时分了，如果天气好，我可以望见窗外的月亮、星星，可以看见山的剪影。然而那天阴天，窗外一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人的心真是奇怪，越是看不见什么，却越是想看。我将脸贴在玻璃窗上，瞪大眼睛，然而黑夜就是黑夜，它毫不含糊地将白日里我所见的景致都抹杀掉了。我盼望着山下会突然闪现出打鱼人的渔火，或是堤坝上有汽车驶过，那样，就会有光明划破这黑暗。然而没有，我的眼前仍然是沉沉的无边的暗夜。

我已经很久没有体味这样的黑暗了。都市的夜晚，由于灯火的作祟，已没有黑暗可言了；而在故乡，我能伫立在夜晚的窗前，也完全是因为月色的诱惑。有谁会欣赏黑暗呢？然而这个伤痛的夜晚，面对着这处子般鲜润的黑暗，我竟有了一种特别的感动，身上渐渐泛起暖意，有如在冰天雪地中看到了一团火。如今能看到真正的黑暗的地方，又有几处呢？黑暗在这个不眠的世界上，被人为的光明撕裂得丢了魂魄。其实黑暗是洁净的，那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的繁华，亵渎了圣洁的黑暗。上帝给了我们黑暗，不就是送给了我们梦想的温床吗？如果我们放弃梦想，不断地制造糜烂的光明来驱赶黑暗，纵情声色，那么我们面对的，很可能就是单色调的世界了。

我感激这只勇敢的蜜蜂，它用一场壮烈的牺牲，唤起了我的疼痛感，唤起了我对黑暗的从未有过的柔情。只有这干干净净的黑暗，才会迎来清清爽爽的黎明啊。

（2007年12月14日《文汇报》）

| 丹青祭 韩静霆

你是我的宝贝儿，你是我的心肝儿，可我现在不能不把你撕成碎片。难道是因为爱得太深，才决心让你的毁灭更彻底吗？

白天，作为职业写手，我忙碌于写小说，写散文，写戏。晚上，把繁冗的案牍推开，专心恭候你的降临。夜深了，万家灯火倦了，歇了，整个世界都睡了。有时候外面是寒星伴月，野猫叫春；有时候星星和月亮和野猫都耗尽了精神，去打盹了。还有的时候，风雨大作，摇树撼瓦，四面埋伏，惊心动魄。这些对于我都无所谓，都不存在。我独立于天地之间，藏身于蜗庐之内，奋发于孤灯之下，游弋于时空之外，披发赤膊，挥汗如雨，逸兴遄飞，神经兮兮，我面对一张白得闪眼的玉版宣纸，刹那间，就看见你了。你的眉眼，你的筋肉，你的一颦一笑，都在我的眼睛里，心坎里。就像妇女生小孩儿一样样的，我能感觉到你在我的腹中正急不可耐地躁动，哦，男人原来也会有“生产”的激情、幸福和实践，还等什么？我便捉了斗笔，饱蘸墨汁，让你眉眼毕现，跳脱而出。就这样，你在万籁俱寂的深夜临盆出世了。闻闻你那翰墨未干的胎气，端详你那有声有色的小模样儿，我有点儿陶醉。

现在，人们知道你是谁了罢，你是我生产的那些水墨画，经过反复甄选，留下来的水墨画，裱褙好的水墨画。你，你们，这些宝贝儿，将在一个晚上全都被我毁掉，这算不算我精神上出了麻烦？

那么，处置你，我曾经的心爱，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刑罚。比方说，捆了，囚禁；比方说，扔了，放逐；比方说，卖了，换钱；比方说，过继，送养；比方说，比方说……纵然有一千种一万种保你全须全尾的方式，请你原谅，都不行。

去年有两个中伏，热辣辣的四十天里，我几乎每天都在收拾家什物件，搬房子。限时刻搬搬家腾房的管理人员一变脸，把我家门的钥匙提前收走了。我和老妻搬了个昏天黑地，差点儿倒下去。那么，是这些纸片子搬不动呢？还是新家毫无余地？都不是。搬家既有朋友，又有公司，新房又宽敞得很。坦诚地说，不是物理空间放不下旧作，是心理空间容不得你们这些小东西了！用一句堂而皇之的话说，艺术家这个症候群的共同品性之一，就是“喜新厌旧”。唯其喜新厌旧，才能证明生命是鲜活的。那么，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新厌旧”变心变脸的呢？也许十天，也许半月，最长的竟然长达二十几个春秋。当初觉得美妙的东西，现在一下子发现了很多丑陋和缺憾，说实在话，毁掉过去心仪的小东西们，有割股之痛，却又暗自窃喜，毕竟视角变了，视野宽了，眼光高涨了，而艺术家的上进，关键在于手底下的技艺，而在于心灵和眼睛的尺度。近二十几年以来，我从临习传统、自我愉悦开始，经历了兼收并蓄、四处突围的苦战；寻觅着张扬个性，破茧而出的再生之机；幻想着有朝一日，羽化成蝶，得大自在。从前偶有所得的窃窃之喜，转瞬即逝。佛家说“道虽本圆，妄起为累，妄念都尽，即是修成”。艺术家之为艺术家，“道虽修远，妄起为乐，妄念频生，即是大幸”。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有欲则刚”。我寻求着借笔墨抒写物象灵性，借物象表达内心的狂野、焦灼、豪迈与痴情。我偷偷借得西方色彩学，暗自破译东方笔墨色彩的心灵依托，寻找我们自己的笔墨和色彩的密码，如遁蛛网，条条是道，又条条不是道。我妄想每一次挥洒笔墨都能创造自己的心灵图腾，张扬文人精神，往往眼高手低，事与愿违。虽然，大师们的实践告诉我说，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绘画，我还是徒劳地追求完美，如此这般，撕毁旧作乃是我艺术人生之不二法门。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自残》，说的是撕画是一种自我戕害，自我摧残。达·芬奇是先祖辈的大师，一幅《蒙娜丽莎》肖像画，画了十年。谁知道他老人家十年里在一张不大的画布上，撕碎了多少自我？凡·高是我辈仰视的疯狂画家。我自惭不能像他那样疯狂地献身艺术。我揣摩疯狂的凡·高决定把耳朵割下来的刹那，应该是比清醒还要清醒。他一定以为自己已往的作品都不足以拿去换爱情。他否定了自己的艺术，肯定了自己的耳朵，大义凛然地锯下耳朵，寄给了狂爱的那个妓女。如果我上面这些说辞都是臆人乱语，还有一位大师可以举证，那就是我老师的老师齐白石，白石先生有“磨石书堂水亦灾”的诗句和“废画三千”的印章，证供和证物兼备。如果说白石先生已经远去，时过境迁的话，当代还有一位杰出的画家吴冠中，撕画是很有名的。据说吴先生每年都攒足了气力大

撕特撕一回，真是令人惊叹。或许可以说，艺术家必须自毁、自残，才能脱胎换骨。每一次撕掉旧作，都能看见一次新的艺术曙光，都是一个艺术旅程中的里程碑。前辈说过“搜尽奇峰打草稿”，不妨拼上一联曰“撕罢旧爱觅新欢”，以充座右铭。

来吧，让我最后再叫你一回宝贝儿心肝儿，心肝儿宝贝儿，我们诀别吧。

妻子以“行刑官”的身份，唤来了四个“刽子手”，加上我和她，一共六个人操刀。六个人，十二只手，让整个房间成了粉碎机。我颁布了处置要点，须先毁容，破相，不可留下完整的图像、款识、印章，要碎得更彻底，二十多年，藏在筐中，置于壁橱的水墨作品，老大一堆！全是裱褙过的东西，扯起来连声响亮。七色碎片在半空中飞舞，往昔的岁月落在我的心上，又纷纷坠地，大家一起努力撕扯，情形十分惨烈。忽然想起“晴雯撕扇”的故事了。晴雯小姐半嗔，半怒，一半率性，一半做戏，撕扇的样子美艳无比。我想我扯画的样子和晴雯没法同日而语，一定丑陋不堪。我闭了眼，歪了嘴，狠狠心，看也不看手里撕的是什么，绝对“法西斯”。地上的纸屑一层一层地加厚，成了纸丘，转眼就没了膝。我一下子有了一个不祥的联想。我觉得落下的纸屑，像是祭奠亡灵的纸钱；堆起的纸丘，分明是纸做的坟墓。而我，便是渐渐埋进纸墓的老东西。如此这般的联想，让我的心里难过，甚至有些绝望。天知道我怎么造出了这么多废物；当初我又怎么会对废物恩爱有加。也许这正是我的宿命，走上了这条路，就注定要把自己埋葬在废纸堆里。正撕扯着，摄影师来了，要为纸埋半截子的我摄影留念，记录下悲怆的时刻。摄影师要我笑笑。我就拼命地把嘴角向上扯动。我知道我的嘴在笑，眼睛在哭。我知道我是世界上此年此日此时此刻最可笑的人。这么想着，真就笑起来了，笑声显得离我很遥远，很瘆人。我微笑着沉入纸丘，又升起来。我的的确确应该微笑着面对自己闯下的祸，咽下自己种下的苦果。踩着软绵绵的纸片子，我想起一句励志名言，叫做成功者要“踩在巨人的肩膀上”。虽然我没能攀得上巨人的肩膀，此刻我却踩在了我自己的肩膀上。

撕吧，撕了再画，毁了再造，沉下去再升起来；哭吧，哭过了再笑，醉过了再醒，黑天过了是白天。人生，艺术，就是如此这般地涅槃，轮回，周而复始，周行不殆。艺术是人生的鸦片，沾上了就戒不掉，死去活来，自己是自己的垫脚石，自己为自己造纸墓，自己给自己找乐子。

我的心肝儿，宝贝儿，水墨画儿，愿你们乘风飞扬，直上云霄，一路飞进天国。天国有许许多多和我一样的“魔怔”，千万要小心哪！

（2008年1月12日《人民日报》）

| 感谢你的腰 毕淑敏

心理学这个名称，在古希腊文中的词源学意义，是指——“关于灵魂的理念”。

“分享”，一个有趣到令人食欲大开的词语。不过，和另外一个人分享食物，你吃到自个儿肚子里的东西，就只有原来的一半了，要是和两个人分享食物，倘若均分，对不起，那你就只能享有三分之一了。如果饿得眼冒金星饥肠辘辘的当儿，这可不是个好主意。和另外一个人分享仅够遮体避寒的衣裳，你就要裸露背脊领受冽风了。这就是分享物质财富的严酷法则。即使是看起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阳光吧，如果有人站在你面前分享它金色的光芒和灼人的热量，你也会立刻隐没在暗影中，阳光遁去。

“分享”这个词到了精神世界的产品里，事情就发生了神奇的变化。你和你所爱的人分享欢喜，那就会让快乐加倍。你和你所信任的人分享悲伤，那就会让痛楚舒缓。广大的人群分享思想和体验，也许就会生出意想不到的善果。

此刻，我想和你分享学习心理学的心得。

我在北师大读了心理学硕士和博士方向课程，又开了几年的心理诊所，心中积攒了很多话，想和朋友们说。

只是，我是签过保密协议的，有些话，永不能说。

我去学习心理学，实在事出偶然。记得1998年的某一天，一位只见过几面